

24 塞外行

就在馮玉祥「五原誓師」之際，劉鎮華的「鎮高軍」圍困西安已歷數月。「二虎」（楊虎城、李虎臣）屢屢電馮求援，急如烽火。南方北伐軍與北洋軍在湖北武勝關及江西境內相持不下。新成立的國民聯軍總司令部審時度勢，為解西安之圍，配合南方北伐軍的軍事行動，制定了「援甘、固陝、聯晉、圖豫」的八字戰略方針。

大策即定，國民聯軍總部便著手組建「援陝軍」，由馮玉祥任總司令。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總部任命方振武、弓富魁、孫良誠、馬鴻逵、石友三、韓復榘分別為第一至第六路司令官，以陳希聖、鄭大章、張萬慶、韓占元、韓德元、馮治安、田金凱、趙守鈺等部共為第七路，門致中任司令官。以上七路人馬組成援陝大軍。

韓復榘是在綏遠被任命為第六路司令官的。

是時，甘肅叛亂已平定，孫良誠之第三路由甘肅隴東向陝西彬縣轉進；已進至寧夏、固原的第十師劉汝明部歸第三路節制，與寧夏的第四路馬鴻逵部隨後跟進；第一路方振武部是最早由五原出發的部隊，晝夜兼程，直驅西安；已進至寧夏的第十一師佟麟閣部開赴甘肅天水，接替第十三師張維璽部的防區，而張部則東進陝西寶雞，掩護援陝軍之右翼。由於孫良誠走在援陝大軍的最前面，故而被任命為前敵總指揮，方振武被任命為前敵副總指揮。

而這時，第五路石友三部還留在包頭；第六路韓復榘部遠在綏遠；第二路弓富魁部及第七路門致中所轄各部仍分散在綏西一帶，為援陝軍殿後。

為便於指揮計，國民聯軍總司令部任命韓復榘為國民聯軍駐綏軍總司令，司令部駐包頭；石友三為副總司令，司令部駐五原。所有駐綏部隊統歸韓指揮。

馮玉祥命令韓復榘把他的軍隊全部開到包頭。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上旬，韓部三萬大軍分期分批乘火車離開綏遠，開赴包頭。鐵路南邊廣袤無垠



國民軍第六軍軍長弓富魁

的平野農田直達天際，向北眺望，遠處大青山起伏如幛……

分散在綏西的國民聯軍各部同時向包頭集結。

與此同時，已在包頭整頓完畢的石友三軍西開五原。

眼看韓、石兩軍揚長而去，閻錫山十分窩火，疑心商震與馮玉祥早有勾結，但事已至此，無可挽回，再未追究此事。閻給馮發了一則電報，大意是說：你的隊伍經我代管一個多月，現在你既已回國，他們仍應由你指揮云云。順水人情的事，不能讓商震一人作了。

韓復榘投晉一個多月，至此告一段落，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他一度投晉的歷史，如同影子一般，始終伴隨著他。儘管日後他出生入死，屢建戰功，但仍不能擺脫那片陰影。但韓畢竟不是那種委曲求全、逆來順受的人，終於在三年之後，他再次離開這個團體，而且是一去不回頭！四十年後，韓復榘在西北軍中的死對頭石敬亭，在臺灣曾對人說：「馮先生於民國十五年由俄回國後，如果不是因為韓（複榘）的襄助，很難東山再起，闖出這麼一番輝煌事業；又如果沒有民國十八年，韓叛馮的事情發生，歷史也許就要改寫了。」（註一）

包頭，蒙古語叫「包克圖」，意思是「有鹿的地方」。當年包頭鎮歸薩拉齊縣管轄，北靠陰山，南依黃河，有十四、五萬人口。一九二三年，包綏鐵路通到包頭後，包頭便成了一個水旱碼頭，商賈雲集之地。惜多年匪患頻仍，幫會橫行，經濟十分蕭條，城內道路不平，黃沙遍地，幾乎看

（註一） 傅瑞瑗：《家國鴻影》，第二百五十八頁。

不見樹木。當地民諺曰：「沒腳黃沙路，撩襟矇眼行。無雨塵土飛，有風活埋人。」

一九二五年，國民軍第八混成旅旅長石友三駐軍包頭，任鎮守使，曾在城裡大力植樹。當地百姓又編順口溜挖苦說：「石友三，真潑煩（沒事找事，煩人），栽下滿街引魂幡！」

石友三為掃平匪患，大開殺戒，先將「哥老會」大龍頭蕭吉元、李三漢和張洪梟首，又在城內草市街、永合成灘、南門外和西門外設四個刑場，只要抓到土匪，一律用「鬼頭刀」砍頭，首級掛在城門上示眾。不到半年，石在包頭殺掉五百名土匪，匪患很快平息下來，石也因此民間有了個「石閻王」的稱號。

其實，對土匪從不手軟，是西北軍的一貫作風，宋哲元、韓復榘、吉鴻昌，都是土匪的大剋星。凡是西北軍所到之處，土匪無不聞風而遁，銷聲匿跡。

韓復榘的司令部設在包頭東門外的玉皇廟。部隊分駐東河村的東營盤和西腦包的西營盤。

這時馮玉祥也正住在包頭，忙著點驗和整編各部隊，每天上、下午都要輪流召集各師、旅官兵，在西腦包軍營大操場檢閱、訓話。韓復榘身為國民聯軍駐綏軍總司令，也要鞍前馬後，事必躬親。

馮玉祥規定：每有部隊開到包頭，必須聽三次訓話，休息三天，洗澡、換衣，每連發菜金六十元，吃一頓豬肉燉白菜。

十一月十六日，馮總司令對剛剛開到的第六路韓復榘部的連、排長及頭目訓話，略謂：國民

聯軍為多數人謀福利，就要吃苦耐勞云云。

國民聯軍仿效蘇軍軍制，新實行「三三制」，即一軍轄三師，一師轄三旅，一旅轄三營，取消團一級編制。韓師改為「路」，相當於軍級，原來的旅長變師長，團長變旅長，團長以上的軍官都官升一級，當然皆大歡喜。

日後，馮玉祥在寧夏對第六路韓部官兵訓話時曾坦陳：他從蘇聯回國，帶來兩件振興部隊的精神「新武器」，一是革命新思想，二是擴大部隊番號。

國民聯軍援陝軍第六路軍建制

司令官 韓復榘

參謀長 李樹春

第一師師長 張汝奎（後易張凌雲）

第十四師師長 程希賢（後易趙庭選、曹福林）

第十五師師長 丁漢民（後易孫桐萱）

炮兵團團長 榮光興

馮玉祥注意到韓復榘手下的幾位師長不是韓的摯友，就是長期追隨韓的老部下，這讓馮很不

磴口



放心，為防止韓形成自己的「山頭」，先將他麾下的兩位師長換了將：第十四師師長程希賢和第十五師師長丁漢民奉命於十一月二十四日隨鹿鍾麟去蘇俄考察；原第五師第十四混成旅旅長趙庭選接替程任第十四師師長；原韓部丁旅之團長孫桐萱接替丁升任第十五師師長。

韓軍臨出潼關時，唯一留任的第一師師長張汝奎也換成了張凌雲（石友三軍第六師師長），張汝奎被調到劉驥軍任第六十師師長。

丁漢民回國後，調石友三軍任第六師師長；程希賢回國後，調總部任教導團團長，不久又調到新成立的鹿鍾麟軍任第六十八師師長。

韓復榘身為一名軍人，當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他心裡很清楚：這是一個不祥的先兆。原來馮、韓之間的那種手足之情，開始蒙上一層陰影……

國民聯軍總部雖已制定了「援陝」、「圖豫」的戰略方針，但諸將對於「援陝」之後究竟是「圖豫」，抑或沿京綏路直接打回北京，仍有分歧。十一月十七日，韓復榘和鄭金聲來到馮玉祥下榻的西腦包閻家大院，謁見總司令。鄭勸馮：「不可貿然出關，需將陝局肅清為要。」韓則力主：「宜早到潼關，聯絡河南各部。」馮心裡有數，對部下意見不置可否，「兩是之」。（註二）

國民聯軍組建七路援陝大軍，聲勢浩大，各路諸侯，趨之若鶩，紛紛要求加入國民聯軍序列。

（註二）《馮玉祥日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馮玉祥又任命原國民二軍的李虎臣（李雲龍）為第八路司令官；原國民三軍的井岳秀為第九路司令官；原國民三軍的楊虎城為第十路司令官。

一九二七年二月，馮玉祥又先後任命：

- 第十一路司令官 田玉潔（國民二軍）
- 第十二路司令官 衛定一（國民二軍）
- 第十三路司令官 張維璽（國民一軍）
- 第十四路司令官 孫連仲（國民一軍）
- 第十五路司令官 徐永昌（國民三軍）
- 第十六路司令官 吳新田（原直系將領）
- 第十七路司令官 鄧寶珊（國民二軍）
- 第十八路司令官 張聯升（原直系將領）
- 第十九路司令官 岳維俊（國民二軍）
- 第二十路司令官 龐炳勳（國民三軍）
- 第二十一路司令官 呂秀文（原皖系將領，國民五軍）
- 第二十二路司令官 馬鴻賓（西北回軍）

就連被國民聯軍趕出潼關的劉鎮華也投靠了國民聯軍，被馮玉祥任命為國民聯軍駐豫軍總司令，所部人馬被統一編為第二十六路、第二十八路和第二十九路。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京綏線上的奉軍開始進襲包頭。

馮玉祥命鄭金聲率石友三、陳希聖等部在包頭阻擊奉軍；命韓復榘軍繼馮治安師、韓占元師、韓德元師之後撤離包頭，向寧夏進發。

當年火車只通到包頭，部隊再向西開只能步行。隊伍出發前，韓復榘給官兵每人發炒米五斤、磚茶半塊，充當行軍的給養。

炒米是蒙古人每天必吃的食物，所謂「茶不離米，米不離茶」。炒米的原料是糜子，先用水煮八成熟，再放入鍋內炒乾，便可長期貯存，可以放入熱奶茶內泡著吃，也可拌酥油乾吃，非常方便。

隨韓軍運到包頭的飛機，因京綏路已到盡頭，再往西轉運十分困難；西邊無機場，即使是好飛機也不能飛行，只得把飛機棄置在包頭火車站。勉強卸下兩架小飛機，韓復榘命驢拉人推，走了幾十里，由於奉軍在後邊追擊，為不資敵，也點火燒了。至於滯留在包頭的飛機和器材皆為奉軍所得。少數飛行、機械人員隨韓軍經由寧夏、陝西，到達河南洛陽。一九二七年，原西北軍航空司令曹寶清在洛陽見到時任第二集團軍第三方面軍總指揮的韓復榘，韓說「我幹軍隊十幾年，

就是跟商啟予在綏遠的時候痛快。晉軍還沒發餉，我的部隊就先發餉；晉軍還沒發冬服，我的部隊就先發冬服，一切都先滿足我的部隊，我一點也不操心。後來為飛機的事與商啟予搞得很好，結果運到包頭又便宜奉軍了，想起來很後悔！但在當時，也不能不那樣做。」（註三）

從包頭到寧夏的大車道是由當年石友三任包頭鎮守使時，於一九二五年一月，率領工兵開始修建，至八月底完工，歷時七個多月，道路全長六百五十公里。現在的一〇九國道基本上是沿著這條大道走的。從包頭到五原，在沒有土方計量、沒有壓路機的落後條件下，工兵們在莽莽戈壁上，冒著嚴寒酷暑，飢一頓、飽一頓，艱難地築路修橋。接下來又修從五原到寧夏的汽車路，沿途山路崎嶇，黃河蜿蜒向北，所過之地全是窮鄉僻壤、土匪出沒之處。工兵們白天頭頂烈日，揮鋤鏟土，晚上點著篝火露宿，終於修通了這條公路。這條路在當時全國的道路建設中也是一項不小的工程。工兵築路即能防範土匪襲擾，又可免徵沿途民夫，不擾民。嗣後，馮玉祥每當提起這條大道，總是對石友三的吃苦耐勞讚不絕口。

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韓復榘騎著馬，隨大軍開出包頭鎮西門，翻過一道山梁，眼前便展現出一片平坦的碎石荒原。運輸輜重的騾車隊和駱駝隊跟在大軍後面緩緩行進。這種綏西特有的騾車可載重一千二百斤左右，日行八十里。韓復榘的參謀官傅瑞瑗專門負責駱駝隊，六十年後，已是臺灣退役空軍中將的他，在說起駱駝的習性時，仍滔滔不絕。韓軍臨行前，帶了許多芨芨草做

（註三） 曹實清：〈西北軍的空軍建設〉，《西北軍集團軍政秘檔》，第一百六十頁。

的笆子和木板，以備沉重的炮車和騾車、在通過沙丘時，墊在車輪下邊，不致陷入沙中。

從包頭到五原，道路兩旁長滿了哈茅兒、紅柳和雉雞草等沙生植物，其中雉雞草有一人多高，一望無際，風吹草低，牛羊入目，不禁使人聯想起當年北齊名將斛律光吟唱的那支悲壯蒼涼的〈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韓軍依黃河而行，途經忽必洞、大余太，前往五原。由於風吹流沙，經常無路可循，竟一度迷路，途中多走了四天。以後為防止重蹈覆轍，便實施先頭部隊沿途插標誌、後續部隊跟進的辦法。

韓軍撤離包頭不久，留守包頭的國民聯軍石友三、陳希聖、弓富魁等部也陸續離開包頭。最後撤出包頭的是張萬慶的部隊，把帶不走的槍支、彈藥都集中堆到一起，放火焚燒，以免資敵，彈藥爆炸聲驚天動地，一連持續兩天，附近藏匿的土匪和嘩變的士兵乘機搶奪槍支。馮玉祥聞訊，豪氣十足地說：「搶去吧，將來還是我的！」

五原縣城南臨黃河，北靠陰山，是一座塞外古城。三國時期的驍將呂布就是五原人。據《三國志·呂布傳》記載：「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後漢書》、《資治通鑑》中對呂布是五原人也有記載。

而時下的五原城只是一方冷寞孤寂的土圍子，城內僅有縣衙、零星的店鋪和少數住戶。縣衙西廣場上，由國民軍士兵臨時築起的被稱為「誓師台」的土堆仍歷歷在目。

韓軍到達五原後，韓復榘將司令部設在距五原東北三十多里的烏蘭腦包鎮，那裡糧草比較豐裕，駐在該鎮的還有騎五師趙守鈺的師部。

趙守鈺（一八八一—一九六〇），字友琴，山西太谷人，保定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肄業，一九一一年為回應辛亥武昌首義，率部分晉省新軍攻打山西總督衙門。一九一三年任山西陸軍團長。一九一七年六月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寧保衛戍司令，十一月任山西督署（督軍閻錫山）高參。一九二二年赴法國學習陸軍。一九二三年八月回國，任綏遠都署參謀長。一九二四年「北京政變」前夕加入國民軍。晉北大戰時，趙任國民軍騎兵第一集團總指揮兼騎兵第六旅旅長，歸北路軍前敵總指揮韓復榘節制。五原誓師後，任騎五師師長。一九二七年十月後，歷任西安警備司令、鄭州市長、河南豫西警備總司令。韓復榘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期間，趙一度與韓共事。一九三六年八月，趙被國民政府特派為護送班禪額爾德尼回藏專使。一九四二年後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一九四九年去臺灣。

趙守鈺文韜武略，豪邁逸群，對於綏遠，尤其是綏西的人事、地理都很熟悉。韓在綏遠滯留期間經常與趙見面，有關地面上的事還常向他請教，也是老朋友了。韓雖是馮玉祥的嫡系，但毫無門戶之見，與非嫡系將領的關係都處得很好。

趙守鈺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北京政變」期間，趙始終在馮玉祥左右，經常於夜半時分與馮及徐謙一起查經祈禱。趙喜用西餐，身邊藏有一整套精製的銀質西餐餐具，平時在軍中不肯輕

易示人，偶爾邂逅好友，便私下以正宗西餐饗客，並炫耀其精美餐具，不知韓復榘此番與趙相聚，能否享受如此待遇。

韓復榘在烏蘭腦包期間，曾接受了二十多名前西北陸軍幹部學校的學生，其中有賈本甲。賈一九二五年在西北陸軍軍幹部學校工兵隊學習，後隨軍撤退這裡，學校解散，學員提前畢業，被分配到國民聯軍各部隊。賈分到韓軍，先後任差遣、參謀等職，又調到作戰部隊任中、下級軍官，一九三一年升任韓部第三路軍手槍旅第一團團長，直至抗戰軍興。一九三七年，賈率手槍隊陪同韓復榘赴前線督戰，途中遭遇日軍裝甲車隊而被包圍，賈奮力掩護韓突圍，本人卻身負重傷。

韓軍在五原稍事休息，奉軍騎兵第十六師第六旅馬占山部即跟蹤而至。韓軍奉命撤離五原，向臨河進發。韓軍離開五原後，石友三軍留守五原，擔任掩護。不久石軍也要開跋，僅留騎一師田金凱部及部分前國民二、三軍部隊擔任掩護。

從五原到臨河，一路經過河套平原，自然條件相對要好一些，時值深秋，路邊全是乾枯的紅柳、荊棘和雉雞草。

臨河，南臨黃河，北靠陰山。當地有〈爬山歌〉唱道：「南臨黃河北靠山，海海漫漫河套川。」臨河原隸五原縣，一九二五年，北京政府剛批准臨河「設置局」建制（相當於「縣」）。

民國的《臨河縣誌》有〈竹枝詞〉一首，形容當地人的裝束：「砭骨朔風塞上高，氈裘重複尚輕飄。男兒學如婦人樣，一律束裝紅主腰（紅棉襖）」。

臨河地處黃河沖積平原，土壤肥沃，管道縱橫，為河套地區的農業中心，素有「塞上江南」、「河套糧倉」之美譽。

臨河的最高行政長官——臨河道尹是位東北人，名叫蕭振瀛，早年曾就讀吉林法政專科學校。石友三與蕭是吉林老鄉，便向時任綏遠都統的李鳴鐘力薦蕭任臨河道尹。

蕭振瀛（一八九〇—一九四七），字仙閣，機敏過人，口才尤佳，日後風雲際會，官運亨通，僅四年時間，便由區區一縣長成為宋哲元的左輔右弼、中國政壇上的一顆新星。

馮玉祥到達寧夏銀川的當天，適逢韓復榘、石友三和陳希聖聯電請糧。馮即囑軍需處長過之翰覆電韓等，向臨河道尹蕭振瀛領糧；同時直接電令蕭：速撥大批糧食接濟韓、石、陳等軍，不得延誤。石敬亭在一邊說風涼話：「用這種『生瓜蛋』絕不能成事！」馮說：「現在就要用這種『生瓜蛋』，像那些滑不溜丟的早已逃跑了，還有誰來同你一起革命呢？」次日朝會上，馮接到蕭的覆電：請總司令速匯十萬元，以便購糧發給韓等部。馮怒氣衝衝地說：「我有錢自己也能買糧，又何必找你姓蕭的呢！」即撤去蕭某職務，並責令石友三派人將其押解來寧。但後來此事也不了了之。

韓軍離開臨河，繼續沿著黃河北岸，再折向西南，經烏海、三盛公，開往磴口。

磴口鎮（當時尚未成縣）位於巴彥卓爾盟，東臨黃河，北倚陰山，西鄰烏蘭布和大沙漠，是河套平原的最南端。磴口為吉蘭泰食鹽外運碼頭，「磴口」得名，由此而來。

磴口是黃河邊上的一個小鎮，居民只有數十戶，鎮子裡到處散落著黃沙。沙漠離小鎮僅五六公里，一直伸延至黃河邊，只有一些紅柳之類的沙生植物點綴其間，平添一線生氣。

馮玉祥是十一月二十四日離開五原，二十五日下午達到磴口的。他在這裡足足等了兩天，直到韓軍的先頭部隊榮光興炮兵團到達後，才放心地離開。

韓軍在即將到達磴口時，曾途經巴彥高勒鎮的三盛公。三盛公有座外國人修建的天主教堂，這是一座宏偉的哥德式建築，雙尖塔巍峨高聳，內部裝飾富麗堂皇。這裡是天主教寧夏教區主教府，統轄寧夏、綏遠和陝北等地區的教務。圍繞教堂形成一個大村鎮，神父可以管理當地民眾，並擁有武裝自衛隊，不准中國軍人在附近駐紮，儼然國中之國。

韓軍某部路過教堂，人困馬乏，飢腸轆轆。比利時教士非但拒絕提供食物，還不准部隊接近教堂。士兵們為洩憤，向教堂放了幾響空炮，嚇唬一下「洋鬼子」。比國教士立即將人吃馬餵的一齊送上門來。

韓軍在磴口僅休息兩天，即南下寧夏。奉軍騎兵追至磴口時，韓軍已悄然離去，雙方沒有接觸。

部隊過了磴口，便是一路黃沙滾滾，荒原漫漫，加之時令已是寒冬，到處是冰天雪地，行軍變得異常艱難。韓軍司令部參謀傅瑞瑗晚年在臺灣撰寫回憶錄時，曾這樣記述：「余等白日行軍，夜晚露宿，大夥依偎而臥。吃的就是隨身攜帶的炒米，渴則烹磚茶而飲，至於菜蔬就更談不

上了。……行走兩三日不見人菸，不時又遭地方武力（蒙匪）的攻擊。我們有時睡在破敝的蒙古包或帳篷裡，有時找不到避風的所在，就以穹蒼為帳，四字為床，艱苦之狀，不可言喻，非親身歷其境者，難以置信。……路上最擔心就是飲水問題，所幸在冬季，必要時，冰雪即可當水用，故沿途尚未發生重大困難，唯嚴禁用水洗臉，遑論沐浴，此皆為涉及浪費也。」（註四）

塞外嚴冬，氣溫常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入夜，身為一軍之長的韓復榘也只能裹著軍大衣，躲到馬肚子底下睡覺。時任韓軍炮兵連長的周範防晚年撰文道：「在行軍中，韓復榘先生和參謀長（李樹春）不斷把坐騎讓給病員騎，和士兵一起燒火做飯。韓不愧為和士兵同甘共苦之將也。」（註五）

部隊沿荒漠邊緣行進，偶見空中一縷炊菸直上百丈之高而無絲毫彎曲散亂之象，足證王維詩句「大漠孤菸直，長河落日圓」狀物之真切。或見一群黃羊在天際邊飛竄而過，驚鴻一瞥，轉眼即逝，官兵歡呼雀躍，一時忘卻旅途勞頓。

韓軍行進途中，起初還遭到哥老會的襲擾，但很快相安無事了。據說當時「哥老會」徒幾占綏西成年人口的十分之八，計有六十餘萬。「哥老會」的老大與土匪、地痞勾結在一起，為害百姓。當地民眾編順口溜說：「緊躲慢躲，惹下了老哥（哥老會）」。

（註四） 傅瑞瑗：《海天慨往》，第四十三頁。

（註五） 周範防：《五原誓師前後的韓復榘》，《馮玉祥五原誓師》，第三百〇二頁。

當年國民軍開進綏遠，為民除害。綏遠都統李鳴鐘殺了綽號為「小五羊」的「哥老會」龍頭老大楊萬順；石友三也在包頭將三名「哥老會」的大龍頭梟首。「哥老會」暫時銷聲匿跡，轉入地下。待國民軍兵敗南口，向西潰退時，「哥老會」又四出活動，襲擊國民軍殘部。

馮玉祥自蘇聯回國後，一改過去的彈壓政策，轉而將「哥老會」譽為「革命協會」，又帶上與幫會關係密切的部將張樹聲，自包頭赴五原「拜山」，並會見綏西地區「哥老會」山主馬福元。「拜山」前，先在五原商會設香堂，儀式在夜間舉行，經點香、燃蠟、焚表、叩頭、呈「上山帖」等程式後，彼此便成了「一家人」。在場全體弟兄下座，向馮祝賀。次日，馮對馬說：「現在我已經上山，請大哥栽培。我為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除害，請大哥命令沿途各地多多關照，開一條明路。」馬始下令：沿途「哥老會」眾為國民聯軍放行。（註六）

韓軍一路艱辛，途經監糧台、河拐子、石嘴山，終於在十二月下旬來到寧夏的平羅，結束了最艱難的一段行軍路程。

平羅，明朝時稱平虜，清朝改成平羅。平羅位於賀蘭山下，黃河之濱，土地膏腴、水草豐美，片片水田，如錦如畫。明人法海有詩句贊平羅：「若說良田無限好，風光准顯小江南。」

韓軍官兵一到平羅，都毫不吝嗇地拿出身邊僅有的一點錢，去街上換了羊雜碎、揪面片和羊肉粉湯餃子。幾十年後，身居臺灣的傅瑞瑗，仍津津有味地述說當年在平羅縣城的小飯鋪裡大飽

（註六） 黎軍：《馮玉祥在包頭》，《包頭文史資料叢萃》，第六輯。

口福的情景。

韓軍在平羅休整數日，再乘木船渡過黃河，終於在一九二七年元旦前一週到達銀川。

從五原到銀川計程五百五十公里。

馮玉祥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抵達銀川的，住了二十幾天，等到韓軍平安到達銀川，照例檢閱部隊，訓話之後才驅車前往甘肅平涼。

銀川是一座塞上古城，歷史上著名的西夏國就都在這裡（時稱興慶府）。以後寧夏建省，銀川又是省會，生活條件比平羅又好許多。

韓軍在銀川休息兩天，洗澡、換衣，又是每連發菜金六十元，吃一頓豬肉白菜餃子，又踏上甘肅平涼的征程。從銀川到平涼的路好走多了，部隊行軍的速度也開始加快，正是：「銜枚急馳趨隴阪，旌旗逶迤過銀川。」

十二月二十七日，就在韓軍開往寧夏途中，國民聯軍援陝大軍的前鋒部隊孫良誠、劉汝明、孫連仲、方振武、馬鴻逵等部一舉大破劉鎮華的「鎮嵩軍」，解了西安之圍。被圍困八月之久的西安城內，因病、餓而死的軍民已達三萬人！

打了勝仗固然是好事，但也暴露出國民聯軍內部由來已久的團結問題。

前敵總指揮孫良誠與副總指揮方振武鬧得頗不愉快，這是方在兵出潼關不久便脫離第二集團軍的近因；孫埋怨馬鴻逵打仗不出力，這是馬日後隨韓復榘脫離馮集團的遠因，以上是嫡系與非

嫡系之間的矛盾。即便是嫡系之間的孫良誠與劉汝明，也在戰利品的分配上鬧翻了臉。

援陝軍的後續部隊也出了問題：第二路司令官弓富魁西行途中，在石嘴山峻使部下搶奪石友三軍的槍械及軍需物質。結果石友三將弓部繳械並遣散，又將弓押解西安，聽候馮玉祥發落。

弓富魁（一八七九—一九三八），字海亭，山西淳縣人，同盟會員，為響應武昌首義，在西五台與同盟會同仁發動反清起義。弓有句名言：「余一人為弓富魁，兩人即革命黨。」豪氣冲天！以後弓又與閻錫山結仇，遠避山西，加入胡景翼的國民二軍，任第六混成旅旅長。日後成為解放軍元帥的徐向前當時就在弓旅任參謀及團副等職。

弓富魁是位很有個性的軍人，獨往獨來，頗有大俠風範。他身為國民二軍將領，卻不聽二軍指揮，而與國民三軍一致行動，旋又自薦為「國民六軍」軍長。南口大戰期間，弓在晉北攻擊平型關，與同在晉北攻擊雁門關的韓復榘遙相呼應。五原誓師，弓被任命為援陝第二路司令官，所部暫駐綏西，歸駐綏軍總司令韓復榘節制，其間韓、弓二人過從甚密。援陝行動開始後，弓不隨大軍走包寧大道，而是擅自跟徐永昌的國民三軍轉向陝北榆林。當徐決計把隊伍帶往山西時，弓又拉上三軍將領胡德輔、續範亭等轉而西進寧夏，好不容易追上了援陝大軍，卻又去搶石友三的東西。所幸馮玉祥對他從輕發落，僅免其職，另給了一個國民聯軍參贊的虛職。弓不甘寂寞，擬投奔武漢國民政府，不料又在豫南被吳佩孚軍所阻。適值韓正率部東出潼關，參加北伐，弓便找到韓，並隨韓軍一直打到北京。弓在韓軍中不擔任任何職務，完全是朋友身分，十分超脫。弓長

韓十二歲，二人可算是忘年之交了。

就弓富魁一案，原國民二、三軍將領對馮玉祥的處理很不以為然。

五原誓師的次日，疾病纏身的孫岳曾當著馮玉祥的面，總結國民軍失敗的原因在於：一軍「私」、二軍「貪」、三軍「散」。馮接受了他的意見。（註七）

一九二七年元旦剛過沒幾天，韓復榘軍行抵甘肅平涼。

隴東重鎮平涼地處六盤山東麓、涇河上游，為陝、甘、寧三省交會之處，是自西安西進、北上的必經之地。西元三五八年，前秦王苻堅欲討前涼，於高平鎮設平涼郡，取平定涼國之意，平涼由此而得名。

馮玉祥是元旦前到達平涼的，待韓軍一到，立刻對韓部官兵訓話，「勉勵備至」。一月六日，又檢閱了韓軍的分列式，很是滿意。下旬，馮離開平涼，前往西安。

時在平涼任隴東鎮守使的是原國民一軍第二師（師長孫良誠）第六混成旅旅長安樹德。安樹德（一八八五—一九五一），字潤身，山東德州人，回族，據傳是菲律賓賓古蘇祿國東王後裔。安是孫良誠麾下一員虎將，以往與韓復榘接觸不多，但對其心儀已久，執禮甚恭。韓在隴東剿匪，安亦參贊戎機，二人私交自此而始。嗣後，中原大戰結束，西北軍解體，安逕自投效魯韓。

韓軍在平涼邊剿匪、邊休整，歷時約一個月。

（註七）《馮玉祥日記》，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